西厓集

十四

雜著

十四

2347
1-74

2347
1444

書

答華人書

鄙人與大人邂逅風塵中屢辱雅論知其為天下士今將遠別不知此生更有青眼之期否乎天涯咫只有夢想而已生一病數月幾死僅甦即聞東南事急未敢馳赴行色怱怱不能詣門告辭千萬珍重示二編謹卒業不獨文彩爛然亦且該括無遺真可傳信來世菊人才一款賤名與焉恐終為藻鑑之累也倭刀所得終是不佳偶有一把送呈不堪玩愧甚不宣

答天將書

昨日辱書賤疾又作終夕嘔泄以致稽謝不意更此俘
報荷意鄭重感與愧并倭奴事情終是難測蓋賊若畏
懦　天威當即渡海所以留也出沒累月不已其間必
有奸謀故在我亦不敢以賊暫退而少緩防備已勑南
邊將士俱會于咸安全羅道兵分守宜寧三嘉以遏
兵西犯之勢又令他將把截密陽慶州遮賊內侵之路
而全羅水使李舜臣乃我國名將也自前年與倭奴交
戰於海中屢立戰功今方整率舟師數萬餘要賊巨濟
洋中略已分付弟相持不決粮少兵疲茲為可慮不知
督府處置又復如何承示有中山之謗雖未知曲折而
使人聞念生亦病勢少減切擬輿疾南下要不出數三

日其前如作一拜則幸甚也素席二葉謹備禦暑之用

答天將書

伏承賜諭無非格言至論所以為小邦謀者不翅如慈
父之誨子三復以還為之感泣小邦二百年來粗習文
教忽於武備一朝卒遇狂寇侵凌內外震駭旬月之間
邊城失守國都崩潰尚何言哉今幸賴　天威震疊醜
賊梳魄遠遁然其禁逆兇詐猶未大戢懲創也擾爹
不即渡海此其後日之患未必不大於今日鄙生母病
憂憤徒切家示修守戰備火炮兇械專一團鍊以備征
討要之不可一刻怠緩正須以卧薪嘗膽之志行之事
乃有濟老爺之惓惓至此豈不為小邦再造之一大機

也第寇賊經年民生失所即今征行未息粮餉俱竭方擬圖之而力恐未贍及耳如蒙老爺發慈一方生靈鎮撫獎邦黎習訓鍊使寇賊再不來犯則小邦自今以後生民之命皆老爺之賜也堪輿之說係關非輕小邦無粗解此術者伏乞老爺明示蘊奧使小邦奉以周旋勝幸甚小生積病二十餘日精力昏乏不能成字早晚如得少蘇庶有承教之日惶恐不宣

與天將書

近日倭奴情狀難測大槩以其書詞及　王子書陪行被虜承旨黃赫書觀之則平行長平義智既已敗軍於平壤欲藉此歸報賊酋自免其罪而清正挾　王子為奇貨且全軍獨來又欲令此事出於其已以為首功以此二賊相爭不睦漸成離貳之端此則可料而知也今日之勢權在清正而義智不為之輕重若多為之間以携其黨嗾之以利以昏其心懼之以威以奪其氣大兵四合賊實為罝中之一獸耳伏乞老爺參詳各賊前後書洞燭奸計而處之在老爺妙運不待煩憑謹此具呈千萬心照勿泄於人

與趙士敬

吳正郎事久念盍勸樂善好義懇懇中誠世豈易得斯人耿善類凋落山野間猶著脚不住豈尼運使然耶

與趙士敬

音問隔闊惟想靜居林園道味日深恨不得一叩衡門以承終夕之款耳鄙人以弱力昧識久處風埃畢竟狼狽而歸思之可一笑耳親年日高從此欲屏伏林下尊意晨昏未卜者世故如何也窮居荒涼出無驢馬難謀一拜秋涼或可往矣陶溪之間因成數日攀翛

答趙士敬

示喻吏事尚生官理不如意此在高明未必至是然吏治別是一般事從前靜養山野間驟此臨蒞難可即成條理惟在存心於除弊愛民觸事致察不放過則自然有實惠及民矣且予游為武城以得人為急於境中察其操心信厚不欺謾作弊者為耳目之寄則凡邑中事可以商量裁處但恐難得好人耳如何如何

答趙士敬

前書奉陳非欲使尊公不念去就而冒進也但　朝廷方牧召嚴穴之士要亦出於樂善之盛意恐不必一向以嘉遯為心也更望勿生他計於中途黽勉就謝　恩命徐觀事勢而為之進退亦或無妨也此自高明精義之餘已有成筭奚待人言盼以云云者惟出於見愛之悰耳

答趙士敬

早熱焦土伏惟林居清灑成龍靜閉榮衛無復外撓而惟是急暫因循重以暑濕之侵昏憒僅支無可言者景

瑞令公極可傷悼人生奄忽如此益知世間萬事皆不
足恃賴耳文集秋來更欲與諸君整理否與事不可遷
延恐成千古之遺憾望須勉之

答趙士敬

固擬奉候尊書適到極慰離索之懷鄙行今番欲出
栢潭喪迤理歷拜諸丈于陶易之間而借人駕騎頗甚
艱窘且秋陽猶烈羸軀懨於冒行未果遂意承許縻轡
扞顧感戴交至屏山新闢地界幽絶即今蒼壁媚秋楓
菊交映若蒙俞侍移玉一加品題豈不為溪山之幸耶

答趙士敬

曾聞 忌除再下朝家不忘林壑之意固為甚美旋審
累辭不起未免有鉄鉞於慕用之懷耳鄙人杜門端居
尚有肅食之憂懷孤告罪者蜂起真所謂扒上之嚢可
笑大堅入心陷溺白黑易置萬事悠悠日入於敗壞之
域有非隻手所防奈何嘗見宋時以鍾山為聖人欲廢
孔子之享而代之不意更見於今日可憂而不可笑也
欲一馬晉拜而輒為貧病所阻雪滿前川懷想高居始
知刻溪一棹為千載雅縱之雅致爾文集將何結末理
學通録多有誤字錯刻處往日南義仲校本在鄙處頗
詳細早晚欲更過目以稟出也

答趙士敬

金博士寄致尊丈到中原留詩一篇令人頻釋憂鬱病

中無便未得奉復即又承手翰感歎深切鄙生勞傷之餘病纏心肺閉門僵卧今已累月只念時運未平而養病政府罪戾益深已上三告尚未解免益自焦煎奈何

召命之下朝中士望不輕而　天意亦眷注方深固知感意難於更起獨不可一番來謝以答殊眷而歸乎此但病愚私見古云出處之節如人飲水冷暖自知必有定見何待云云撥昏難草不宣

與趙士敬

路遠人稀塵中百事冗擾久未奉候千里懸慕惟日為苦生百病支離昕夕一退苦待時事少平歸死故山而不可得推遷度日又見歲暮望斷南雲空自悵恨而已

聞廬江書院欲以活字印出文集云然否此事若能成就豈非幸甚但必須得心眼精細者校得無訛誤方可傳後也如何如何

與金士純　辛巳

近日朝報見否時事潰裂國論大崩更無收拾之望令人震駭不知所出頃日景涵等諸人倡言沈喪中謀欲起復之事其言云出於河陵家亘相傳說鄙意則每以為此事雖或有之無顯出之証且今日　國家之待沈氏不可已甚只以散官食祿而不假之權似乎適宜況沈從前交結士類其罷不一若追發其宿過形諸彈劾則役跡涉於沈者誰不疑畏而禍端更作矣譬如沐漆

而求解其計不亦偵乎今果有此事鄭德遠初發劾沈之議叔獻不欲而不敢立異者恐人謂已黨於沈也遂同啓請罷及 上下問沈黨德遠擧數人以對而李滉與馬獻大激避嫌同僚之議分崩角立互相紛拏而獻詆言者極肆無忌至曰承望風旨趨附迎合而大言張皇朝論按靡 上意亦深信之鄙斥王堂基諫至以危語警切之勢不但已奈何以事理言之則論罷沈固為已甚而獻之論救所識抑閉人議此亦豈為得耶景涵固好士但其識見不達而喜事造端紛紛不已如頃日景善被論之事亦無事生事德遠以山野疎伉不量事理之當否徒以激切為心擊駁未已中外側目使時事日艱豈非天也如鄙人者不早引退今既身帶職名際此紛紛留滯不遄則近於占便而於義未盡故欲於念前上去而惘然實不知善後之計如何也如有可見教者畧示如何此關時運之大者左右雖在哀疚豈容盡忘為國之念耶

答金士純 丁亥七月二十五日

松巖事慟甚此人早脫塵累栖遲丘壑有靜養之樂而奄忽至此死生信有命也聞其後事亦可憂不知何以處之也服斬事情則然矣但父子之分尚未定名實之間似無便當可行之道若服朞而心喪三年則似爭合禮然若此則又必生出爭嫡之端其家事益成狼狽也

如何如何望須參詳情禮而指導如何鄙人亦欲往見而近日多病益甚且無驢馬未果悃負平昔之情也

與金士純丁亥

許美叔書自京來故送上渠有伊山雜述四卷乃謫中所著今寄來貫穿經史議論往往甚好高才高才待覽畢當奉呈案下

答金士純壬辰

數日前渾官持令書到安州開緘未半感淚盈襟寧知時事之至於此極耶僕名為大臣國事至此萬死難以贖罪矣南方因令公義兵四起足以有濟鄙君再祐甚是奇特其與鄭使不相得者不過是忠憤所激鄭使既有誤事之罪　朝廷亦非不知而倉卒之中未即處置須曉諭此意於郭金諸君務令調劑勿為過當之舉以傷事體也觀此賊千里遠鬪其鋒甚銳而我軍烏合不閑戰鬪若結為大陣與之相當似難收功惟當精抄射手分擾要害多設斥堠隨其動靜而送出攻之則勦殺甚易亦須留意湖南及二道大軍見數三零賊一時潰散湖南之賊若未止過則慶尚右道其勢亦急將若之何萬事潰裂只望天心悔禍而已私事不須言只老母奔竄不知所向保全何可望也罔極鄭相以體察忠湖將發行相遇於安州草此奉報

與金士純

自聞晉州被圍為之夜不交睫旋承遠書始知支撐却賊令公奇命之苦將士力戰之勞令人泣下累日而不能已天若助順醜賊豈能終始肆毒莽天時已久中外彌滿尚未得大段勦蕩而此處之事尤甚踈虞　天兵先聲每來而亦且觀望不前以此將師玩寇懶怠日甚遠書不能悉陳惟社評事鄭文孚起兵大敗吉州之賊一舉殲盡七百餘賊方有席卷之勢云若鐵嶺以北復為我有而更收嶺東西以達於嶺南則東南氣勢可以相通恢復之形成矣而所未知者天意如何耳生尚留滯於安粛之間而聞南鄉賊勢亦盛老母亦將漂泊公私之憂萬端奈何

與禹景善

羨叔書前已見之觀其書辭畧無無聊不平之意深可敬服但未知賜環之期在何日耳

答禹景善

酒席之語始聞駭甚此必為後日禍本公不可不勉之過如僕者百計千思措身無處南歸後又更有屑屑往來之煩真所謂不自我先不自我後也老相病重朝來已曳出城外待　命云人生未盖棺前事固未易定也平生親舊無一相顧者雖以金而精之好義跡猶巍然可笑

答禹景善

近日倭賊從龍山水上投講和書以來亦申此說雖實有此意而講解退兵其辱大矣況奸謀難測特欲緩師而添兵更肆乎　天將欲講和已令唐人往答今又僕往見　天將曰說姑勿攻城而遣銃卒自江華直出南方擊其道路之賊則漢城之賊將不攻自解云　天將擊鄧歎嘗恨未早聞兵未知畢竟如何耳大抵今日粮盡一事最為切急之患雖有百萬精兵安所施之漢江以南賊兵漸熾而守令皆以支待事來此蓋緣左監非其人處置十分顛倒欲請遞而未得可代者耳

與南義仲　致利

前冬朝中服議想已聞之似聞名號之定雖高明猶未釋然去然否此萬古未定公案如有所見示破通錄欲鐫以誤處否京中有成浩元李叔獻所校冊子後當搜上並取而詳擇之則幸也

與南義仲　戊寅

鄧序屢遷伏惟孝心益切成龍公私無補屑屑往來積閱艱虞林居之日餘悸未定奈何奈何頭顱如雪尚無一分真實功程讀書修心蕩然日甚未知終何歸宿中夜以思即為憮然耳近日讀禮之暇講治何書想日有新功先生文集逢原欲雠校投進今行盡收入都蓋緣日間　經遂有請書局印出晦齋集牧隱集及先生書

者而 上教以為某集其子孫必當處之而又有如此煩雜之書不必皆令書局印出之 教數日後講官更啓 上教未安 聖諭以為煩雜云者非指某集云云以此蓬原欲收入京中與朋輩編次以進矣但儕輩分散無在京者即今時象漸艱恐非作如此事之日為之憂慮無際不知花盛意如何也啓蒙傳疑多有錯誤處曾與元本細校否此則金而精禹景善欲以私力印出所憂恐多誤字錯句未成頭緒耳距遠未能面拜為恨

春蘭

荅權彦晦 春蘭

近日東西之說以處置言之則彼此俱不免有失而今則徒之以誤國之奸使士類皆陷於黨籍之中人心危懼自古豈有如此而能致和平者乎若有調劑之心則惟當先去勝負利害之念積厚誠意開布公道圖措之間無一分有我之私然後自然人情感動而協和可望矣不然兩陽合陰沮凡有異同於己者輒以巧計去之至於時望所屬士友之在草野者一切棄置此未知果出於公否也諫院之 啓意在發明而使人憤憤可歎亦望先生明幾審物正色立朝毋激毋隨以濟崩潰之勢如鄙人者罪戾孤跼豈有再入脩門之理乎今行亦一謝之餘只有檀公策耳 先生指具揩潭晦谷師事裕此書翰先生

荅金肅夫 己卯

南來閒濶便中敬承手滋審動靜佳吉且知步勉適

思以扶時事感慰鄙人前月在道狼狽而深一母病今雖少差尚有餘憊傍無侍奉者私故悶切將發復止甚非得已慙負公義示喻近日糾紛甚可憂慮其論善後之圖亦甚平穩識慮長遠非兄安得聞此論然此亦鄙人從前所欲致力而不得者也一二儕輩之意應不外是只恨其才識論議長短不齊卒難混合而事端層生激發未已輾轉至此恐是時運使然良可慨歎至於比來所爭本無大異其閒緩急未盡相合者亦無他故蓋緣叔獻所處未能無失故雖知其人乖理可惡而於叔獻之論議亦皆不快焉斯亦理勢之自然豈有心於排擯而然哉今不平者事理適中參互以盡彼此之見而遽一切以黨私排正斥之則彼之本無是心者其可受以為罪而無辭乎愚恐人心不安議論角立此步回志之中形色萬般而坐為漁人之所乘也此是國家治亂安危之機其事至重奈何不中夜以起思意叔獻之心本不偏枯其聞衆言自當翻然豈有激於人之不我足而執迷誤事之理哉是則非所以待叔獻也況某人已出外除則朝論於此亦應有定今豈可追求於論議同異之間而挾其心跡之彼此益致騷擾乎大抵數年間所謂東西之說雖甚不靖然其是非不難辨也當初仁伯雖有過當然不過論一外戚不可柄用要未為大過彼之因此結釁已為不佳諸公又聽信無稽之說相

與出力排之延及於士類以傷國家之元氣者可乎不可乎其後又不能恢張公道以贖前過而更引輸忘之輩濁亂公朝於是一種熏灼悍無行悅視善良之人逐居臺諫往往流放竄逐之論發於完席而人心叢叢矣幸而 聖明在上公論持循不至大肆而其害之及於家國以成後來之禍階者已不可勝言矣曩史之論雖若輕發夲出無情而彼處窮皇自救突擊言事之臣已可寒心如此而迓中無一言其出守湖南則出於 上意由此觀之東不必已莫於西而西之於東可謂操之為已慶矣其後東人之不解事者往往主論頗重為府之議未免惹起不靖之端故吾輩在玉堂固已憂之而隨事解之未念以其論為可行也是其是非曲直曉然在目如數黑白非可誣也今於東則責其平恕求已而於西則必多方而開赦之又有一種見事不明之人習聞閭巷間東西之說熟以互相排陷目之而更不論其事之如何殊可笑悶然此但論其理耳至於吾輩今日之所以處此者不得不深究吾黨激成之端而自及為開誠心布公道以望和平之福也苟以士類分黑如此而四面環視者莫非失意同囂矣之人當此之時欲有所為舉足發言動成詬謗雖有智者更難為計況如鄙人其何望於保合矯讒之萬一孝天下事非如一家事非但為則乙為以老兄之明其受國恩不為不厚今又身在其地豈可推托於他人而

不為援溺之計耶凡有論議切望調護過不及勿憚苦口且以儆革之意更相磨礱為叔獻諸公毋使至於艱阻眩惑各守一隅之見以傷公共之理充今日之急務也當今　聖明在上朝無權憲為士類者固當協心同力以濟國事而不幸有此事紛紘噂沓久而未息由此綱紀弛放百度俱廢有志於斯世者寧不慨然耶鄙人感兄諄至之諭起趑下風以効消埃未為無心而私家多故病患縻絆脫去不得奈何信筆偶陳言不成緒如有未當千萬更賜鐫誨於兄之責雖峻不厭而理到之言亦不敢憚改也寒天旅寓琼攝萬重

荅李明甫德馨

雨中愁坐昏昏忽奉台翰心眼頓開感拜近日一端幽憂無與撥開每寄懷於台座而無緣就拜幸得昨日半餉之晤歸來充然幸甚天下事都在眼前不是難見底物只是力不及奈何苟卿云楚以六千里為雠言人役今我苟一奮而運用得宜何患於無兵何患於無食然而不能豈非數耶古云天下事尚可為君實勉之如生者老病垂死抱此一寸心徒耿耿歸質於神明於世事已沒奈何世道之責都在左右幸硬着脊梁明着眼目一方擔當以副瞻企之情

與李公勵元翼

凡戰守之要在於定計計既先定則精神折衝千里之

処而事無不濟矣今之議者每以退避賊鋒偷生苟活於草間為至計其聞戰守之議攻之不遺餘力誅鋤者皆是而南方士論尤甚以此小民皆動搖驚惑到處奔潰令之不行招之不來士崩瓦解不可收拾誠可痛心要當喚醒昏昏少變人心以為作事根本是為頂門上一針矣至於非兵無以禦敵非食無以養兵調糧治兵為至緊至重之務而前在南中見此二事一無頭緒無下手處古人云徵兵蒲萬不如召募得千以下道之精壯召募為兵上道之表表精勇者酌以赴戰其餘皆令出粟而力於農事使兵農略分其區處便宜前日之會暫陳大略亦頗通民情酌事勢雖不可速成宜為幾年幾月之規使可遵行為可僕在嶺南欲分道內郡邑之軍以設為三營以慶州蔚山永川河陽慶山近日磯張東萊長髻等畏海營海等處之軍屬於兵使住慶州密陽以上大丘以下之軍屬於一將如金應瑞者住大丘右道都邑之軍屬於一將如金應瑞者住大丘右道都相通互為犄角策應之勢則一道防守之形粗成矣此事曾在南中移文於本道巡察使可檢者也

道內三處設住軍之處左道慶州蔚山以下近日以上沿海一路抄精軍並滿二千

中道大丘仁同清道密陽玄風靈山昌寧東萊梁山義興新寧軍威比安多守邑抄軍並滿三千

右道宜寧陝川星州三士茟昔州丹城咸陽安陰山陰
咸安茶原河東固城南海泗川金海昌原鎮海等
邑抄軍或召募滿三千有餘則加募
上道於安東尚州二鎮各抄其屬邑之軍聚會緣
習安東則為左道後援尚州則為右道中道後援事
各陣軍糧出從事官二人分掌宜寧數句管無察此
田及海澨魚鹽事
彼擄逃還人使如全繼信者次知經募移住於便近
之地成村居住資以農牛農糧使之資生
山嶺南右道糧餉憂在數日之內遠處搬運恐未及期惟
當先運近處之糧雖此少猶可添補接濟並後遠處之

糧陸續可到忠州京糧之運士卒及騷發之運僅千六
百餘石前日烏嶺辛忠元募粟在德周山城者幾數百
石可以其處之人先送尚州外此槐山沃川報恩青安
等處公私亦擬移添補否
與李考彦
因龜城僧詳聞京中賊報我國之人已滿城幾與賊相
忘湯押無間且分隊教習射藝聲言明年欲驅率八花
大明云觀此賊兇詐必無退還之理昔紅巾之亂鄭
世雲為主將一時名將雲集合諸道兵二十萬僅能克
之以今觀之其勢如何耶順安之軍僅三千師老糧匱
前糾合精銳日漸散亡而道內民心比數日以前亦頗

驚起動搖諸處賊勢鴟張益甚未知天意異竟如何中夜呼歎涕泗橫流而已　朝廷處置迄復如何此處於
答李孝彥
平壤賊半向南路聞其兵甚忽忽必有其故大率諸處賊勢雖盛而可乘之機不一所患吾人全未知兵家有設奇事全令猶未敢下手中夜撫劍只覺衰髮衝冠耳鄙生擥料之外無可為事久欲還向　行在而不忍更退一步苦待箕城之復為前去措備糧餉迎導　天兵計逕逕若此而計未易入手奈何民心豈異於古今耶黃州之民傳有一紙無不垂涕群起討賊者箱野何所

獨無此義氣耶聞永興之民亦如此故已分遣自募人連次往探且以空名告身勸諭軍卒之向義者又遣軍官六七人往看形勢未知竟如何耳　車駕進駐定州甚當但平壤賊猶在且定州無倉儲只有軍粮二千餘石百官調度似極窘將何以處之此甚可慮
答李孝彥
京圻之賊近日益熾遍滿於數百里間耳目所接無非哀痛之事不如無生也傳聞北賊亦有西向之聲未知朝廷作何計畫耶欲默不得又復妄發深者不敢言恐見訝甚耳
答李孝彥

文書事甚重且急而諸人巨相推諉逐日空會空罷今到一月餘尚未結束處堂悟悟殆未足喻也顧侍郎諭帖答辭別無異意惟當陳本國之情以為酷被賊禍惟恐一朝 天兵告撤而賊勢更熾則事無如何茲以邊情徹聞於 朝廷實出於危迫不得已之勢非敢故為張皇蓋小邦今日之勢兵連禍結已過三年更無餘力可以支撐賊留一日則有一日難支之勢萬一賊兵退去則小邦得於其間收拾餘燼以圖棄瘉此則在 大朝處分耳至於自小邦替倭請封貢則非徒賊情難保於事不敢為於理不當為云云若此措語而更加婉曲則庶可無欠否然未知 廷議如何千萬詳問其指授然後處之無致後言如何

與李孝彥

大叔已向陽城否頃者暫拜先問雲巖之境令人病中意思超忽何時得少平爻象艱一鹿車入雲邊為終老計耶

答李孝彥

昨鐵山叔過別此時別雖可堪悵黯生精神正在夢中身病亦日甚每念儁遜有身真大累無地著餘生之句耳槐院文書遷迎至此坐失事機徙者 引對時微有見屬之意為之惶恐而自量衰勞已甚屢操筆不能成文雅作非不甚佳第於今日事情不甚襯貼以此至於

易棄而每承合意眼承文院官來未免撥昏點綴亦只是冗煩文牒殊無精彩更容議處

與李孝彥

九街泥深抱病行走人生良苦故山歸興正濃如醉也豐壤之行何為遽爾事當有漸不可如此且近日文書填委幸姑出而應之即尋初眼來晚不然則嘵嘵者更做一題目令人行止不如意韓公所謂不可猛而有迹者誠涉世之言也南音未得的報憂慮萬端坡老詩此身如線自縈繞左轉右轆隨繅車盡當老生身世可歎

答李孝彥

春來病苦尚未出房外且以進退之難未免具一疏濫乞致仕恐得罪愈重日夜憂懼示喻從祀一事初無增損於先正而數十年來將此作一題目漬陳不已至於節節難處徃時溪上文集鄙意不欲早出亦非無所見而諸人眞行藉作此後恐益難收拾以為世道累其說甚長難可遽盡儒生上章固難已也但區區口舌果能有益否如昏謬病廢一室杜門已久何敢干預此等論議也

答李孝彥

盡師虛行一遭黃冠野服鴈去安用功名將相今何限徃鴈褒公與鄂公眞實語耳生病羸益甚假使時在都

下不可出然入豈知此意恐以違 命之罪隨之已夜不安令又十三日之期已迫勢難默默將更呈一狀辭病揣分惶懼不知所出

答李孝彦

前書已承悉別紙尤荷諄複希玉以病時未相見非別有所聞只是傷弓之鳥見曲木而驚況不但為曲木者耶襄病餘生光陰幾何而艱危景色日甚一日既以自歎又未嘗不寄懷於左右惟將千萬慎默四字奉勸耳生病實委頓日間潮熱往來盛時面色如赭外人見者或以為精血未盡猶瘁甚可笑也上弼大禮及會盟皆不得起怵惕不敢少安耳盡師空還固知未安但其時方辭冒祿雖不得 命又欲再辭故不敢徑然當圖繪使之還去今聞外言頗疑又增一慮也原從錄之規必以其參於其事者錄之子祖宗朝無子孫並錄之例也然衆皆如此已為成例則弟並錄自近歲始非古例也然衆皆如此已為成例則豈敢獨已謹依示書送更乞台諒出否要以止煩言為務今番勳號扈聖二字曾有何據聖者人臣之辭自上率之而告於天地山川社稷 宗廟無乃有妨否在古如此者但稱元從若嫌與原從相混則寧稱扈從無乃為宜乎然此言千萬不可出口只以有所疑私稟於台鑒耳歲暮風霜日嚴萬乞保重以慰遐想

答李孝彦

十月十九日所惠長書旨並別紙俱奉讀極慰遠懷其後無便未得修謝而忽忽殘臘向盡矣生卧病窮谷消遣寂寥光陰數十日後便作六十六歲翁亦可笑也所喻退陶文集事甚當昔年與金士純編次於屏山院中當時欲再會有所減損不意宣城人遽用草本入梓其中有曾經先生手自削去不用者並取而刻之尋常歷閱未嘗不慨歎但自家精力如兎急帚不能辦改圖此間士友絶無可與語此者奈何台監既有此見而睡窩中日月甚長若一番參訂與之往復則千里雖遠何異合席而處也但恐外間風色不容做此閑事業如何如何松峴先墓碣文不編入文集事今始知之恨當初思不及耳今雖已晚欲通於宣城琴壎之諸人使之續入於碑誌之後此不過改一二板而可為工役亦不甚費第未知宣城人意如何也遥遥華胄語至曾見於昌黎集註中唐時有舉子閔姓人自稱閔子騫為遠祖有人戲之曰遥遥華胄其為郭崇韜事則未見之豈別有所出耶此間無書冊未得檢看後便更示破疑為幸即將東來一事既不見傳記則固在疑信之間不知當日湖陰何據而硬定說耶生自幼時亦見湖陰文以為固然而不復置疑近記家間先世事到此亦用湖陰說令始欲改下世傳數字以從傳疑之法耳生在此深洞已二年矣今春始作茅齋三間以為偃息之所經年補葺窓壁粗

完欲名以弄丸更慮名似後而無實以充之不如高齋雖
高之扁渾成而意足然如得印可更得數句語或文或
詩以為塵壁之玩則其所以起予者多矣　內賜貂褭
祇受無狀罪戾之臣每露雨露之　恩倍切惶感如聞
皇華集亦忝　賜倒云早晚傳寄書成意未盡更寫四
十字塞和教撥昏詩見本集

答李孝彥

初一日初九日書以十五日初昏抵床忍死得見萬金
信可無遺恨矣生初意支度以待春和不意病勢逐日
加甚虛汗積久元氣已敗絕食四五十日書二夜不眠今
手足皆浮上氣喘急觀此事勢不果一二日了人世事
矣人事已盡他何可言異日諸子諸孫迷弱不自振者
切望叔推今日之意叔救庶不為門户之羞益之諸公
並傳此意書不遍及氣困故也千萬千萬門中亦可致
意　召吉昨晚到此方不省人事兒輩但以前日之倒
修上其他凡百皆未悉前面五字乃生自作也

與友人書

將來扶頌補破之責未知分付誰手惟望燕居深念起
為時用救得一半耳觀近日廷中之議皆以和平為主
而　聖明昭臨於上若得與二三同志協心使醯酸不
至相遠則時事猶可望也第古人所謂人心不似我心
做時不如說時者為可慨然耳

答金昌遠

書來慰仰固知彭澤種秫不如東籬采菊思歸道陽豪非虛語但既隨緣推遷豈能遽決姑且黽勉俟秋風颯然或可遂素計也見君子述書所憂如前如僕者所謂鹿走山林命懸庖厨惟靜聽造物者處分甫貪窮一事着一忍字消遣且待麥熟庶得一飽所慮者此蹤跡又未知漂到何處爾松脂大勝於喫葉近日已試其鍊法用流水煮之出投冷水二人扯拔如此三煉其色漸白如銀又以酒三煉之此處無酒只用水煉之亦覺苦味太減每日空腹啖數三片膈間氣甚快而津液汩汩流下丹田始笑玉川子兩腋清風非誕語也黃華一柄送

呈墨卿左盧未能敦遣

答金昌遠

前書謹悉今又奉問如得面晤於孤秀清風病懷昭濬僕雖病憊轉甚而獨卧北窓望青天歌白雲以度日子無他外撓此外何足云云朝報一紙送去風雨乾坤尚未清霽可一甌頃日斗水之霑正救濡沫之窘何必邀西江之波而迎之耶

答金昌遠

審移寓淨室增一般清料可想吏隱之樂人苟辦得安心法何地不可逍遥耶此間治蝸室東邊二架作小齋今始僅成窓戶日開門靜塵紅日滿窓香縷凝碧亦自

不惡但歲月遲暮真界綿浪是為終身之憂耳

與金昌遠

積雨初霽夜氣稍凉草間虫聲始起感歲月之流邁思病身之如繫未嘗不寄懷於左右一角

答金昌遠

國憂出於意外如生者受　恩深孚區區號慟之情倍萬恒品方在罪廢之中無路伸情只得西向一哭爰服而已公文久未到蓋緣方伯在遠故也此間不得已舉哀成服者數色而昨日見吳大源書其處則尚待文書時未舉哀云未知如何而可也太久則恐難待也歲月流邁先誨復臨罔極之情與年增深人參甚佳當歸亦

來多荷勤念衰年血氣益凋亂離以後奔走戎馬間所傷極多近覺精神氣力一日減似一日區區藥方何補可歎

答金昌遠

令侯既未平復而獨守空衙勢固難留只以前頭事為慮爾僕亦眼力全昏心神忽忽將與形骸能得幾許時住在人世耶黃長溪上都堂書全咎吾搆捏其書世間有此等事耶當乙未之獄吾為長溪父子盡力救之反有此等節拍亦可笑也

答金昌遠

今日始聞宗判府事訃音先人榜友惟此一公又悲朝

著無一舊老也尹海原事亦聞之與公在今日亦未易得往在壬辰間若使別人當之則吾輩已無餘矣近日亦甚主平論而處至於與數也奈何

答金昌遠

悠候尚未快往來無常何二豎子能苦人如是耶吾人幸得天放於山野間自常情言之謂之窮阨自身上言之亦可謂多得我所如無疾病之撓從事於涵養性情之功怡然不知老之將至他尚何言近新莊退陶先生集披閱一二紙雖未測識其深奧而視富貴於浮雲世累之嬰若將凌焉猶恐去之不果秉得此心宜乎蟬蛻於濁穢之中而潔清無玷及已自省未嘗不三歎增愧

也曾見南冥公詩文集不知此亦新得之如欲一寓目幸取去不過半餘日卒業也

答金昌遠

孤哀精神氣力百無可支理勢自然何恨惟欲安靜收攝以冀無愉萬一之功而苦不可得念之慨然爾言行錄若得成就非細事也林下日月可惜更望勉之士友中又得同志者數人分門編出條理既立則不過時月間事耳道學篇當先下手退陶文集中論說諸篇處多先抄出亦可

與金昌遠

令公到官已數月允百官況及民俗如何其處為閣東

一都會士人甚多亦有可語者否如有之不妨一示姓名應接公事之暇亦有親近書冊興起士學之功耶倣任甫在堤川時否亦有聞言而信向者否皆僕所欲聞也僕自今公去後纔六七月連大病益衰憊斗室困蒸慰時時往來玉潤亦不過數日輒粮盡而還以此身雖閑無些少可言自念頼昌京悠悠將復奈何近日有人寄示陽明全書亦免閱過其論出鬼入神驚天動地使人震懾目此亦頼有管窺但無與告語未嘗不悵然有懷於吾昌遠也

答金昌遠

故山松桂之夢可想雅意人生貴適意此張生所以發興於秋風者然既在此白中當觀勢消息豈可遽爾如僕得以免覊束棲息於蝸殼之中自是多幸至於負病之侵皆已任之不復為解脫計今年大旱今月十四日得一雨頼洽應有卒歲之望若無他外撓則猶可支撐度了日子蔣未知天意竟如何也所囑先碣文鄙拙豈敢為虛辭所以從前未易下手者以其大君子盛德當得名世筆以取來世之信自顧缺然恐埋沒盛美故也然示意勤懇如此謹當收拾神精且候日氣稍涼勉綴以聽云取之命耳往日別詩當時信筆胡鳴不入思索其後聞頼傳於儕輩間可笑所謂欲人不見不如不為也克大書云孤臣罪釁之懷欲改下戾字釁爇字出陳情

表盖帶家患說不須政折取瓊枝不自由折欲政以欵字以應古詩欲採蘤花不自由古詩則欲採而不得此則雖折取而有難寄之意不必相同於今見如何早晚見克大不妨為我一辨呵呵

答鄭子精晴

伏承台諭仰慰鄙病日甚當此多事之時屏伏私室有愧公義未意甚當鄙意亦以為罪雖如此至於父子係俱死則於寬政終是未安如有更議之　命則欲陳此意商啓草謹悉但老病不過畏死等語似乎未穩盖大義所在豈以畏死而或屈乎但云罪雖如此而其人係於勲舊待以不死以示好生之意云云則庶不致更起鬧端也惟在台諒更與左台商議處之

與鄭子精

二黃嶽事尚未解此乃勲戚之臣若令騈首於拷掠之下則恐為未安台意如何望須量示且與左台議之如何病苦未得奉議故敢此書稟

答鄭子精

下諭坐西行一節臣子之誠非不欲自力一行而以千思百思而終不敢妄動者只以　朝廷之禮至嚴無班次無冠服者豈有干與之理縱云城外與城內有異大擧所至即與　內庭一般亦豈闌入之地耶近日傳聞　關門城門為會哭之場云鄙情愚暗切所未曉人

臣事君當以禮義若但以情為諉則誰非情耶以此畢
日揣摩已定不行之計罪戾之蹤事與他人有異昔
鼠之餘惶窘亦甚奈何生前日在朝久為禮官故
事亦頗聞見至於　文定之後　國恤悉所目睹何嘗
有得罪能散之類相聚號咷於城外之例乎今忽有之
不知其非亦一世寢而其羞辱　朝廷甚矣然此事但
可達於台聽豈易與外人道耶事理雖如此而亦不知
朝論以為如何近日夜寢身不得帖席處身之難一至
於此奈何台監行止所謂綽綽乎有裕前既待罪承
命今自劾與不為俱無大妨也　發引之日出山寺事
已有退溪先生故例似當倣行也

答鄭偉如昌氏季
喪後止哭與否禮記所載多端今不可適從但宜參禮哭
無時朝夕哭朝夕之間哀至不哭與時漸殺小祥後言
哭朝夕哭朔望未除服者會哭似有明據故鄙家於喪
中依此行之未知果合於禮否也其他僉孝必已博考
古禮何待鄙言

答鄭偉如問目

問鳶飛魚躍是持敬之功
道體無物不有無時不然所謂吾終日言未嘗離乎易
充塞流行無分毫間斷人但能以身體之則隨處逢原
莫非至理此乃子思之旨而借鳶飛魚躍一語以証之

以此求之中庸一篇之說無非此意令人有手舞足蹈之意而程子所謂嘆緊為人活潑潑地又十分親切若但作持敬看却偏盖非敬無以體此理不可以此理謂之敬也

問理氣先後聖人之心本無喜怒理氣先後之說何敢容易下語更須精思自得聖人之心安得無喜怒只是不失其正耳

問鬼神之說

中庸言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物既終矣寧復有物此鬼神之說所以難明也僕少時為修撰嘗於　經席講鬼神之理畧　啓一譬喻云當晴日天地間固未有一點雲氣忽然陰陽氣感山川出雲頃刻之間彌滿兩間雷霆震擊雨澤流注神怪萬變必頃雨止則又寥然歸於無物非將此已散雲氣盡在一處時出用之人之子孫當祭祀之時以誠感召祖考之氣洋洋如在固有其理還復乎無所謂有說則有物無說則無物未知如何

問考妣位祭時雖次子尚在而祝文告辭必以長孫長曾孫奉祀者為之耶

鄙家亦如此兄孫以宗子時方在喪中乃考妣忌祭墓祭雖生代行而不敢為祝文祠堂但行參拜奠一杯之禮不敢舉大祭未知合禮與否

答權章仲好文

僧來傳珍函奉讀再三江風竹籟生牙頰間不覺伏暑之蒸人厭謂路上行人愁暍宛邦知高處有清風者也每讀尊書喜奇字錯落如讀數千年前科斗魚文字何時得閒載酒往問耶鄙人抱病窮巷閉度光陰無可言者綠陰蒼鮮在處皆然山豆但青城有之耶願無自詫也呵呵轉中韻格思高絶不容攀和造次胡草以答其勤想亦發一笑也

答權章仲

謹承珍函奇思逸語美箑成章山豆形謂才多重少假此以騁其巧耶但投之於空山樵牧之社有似屠禮於公

孤之門者恐不著題耳

答金守思允明昆季

伏承念哀書就審祥除有日孝思更切懸想深深成龍巖病轉劇已無行世之念只當此紛紛承命不行有未安於分義故勉欲一起公私狼狽何可言耶然何能久於洛下秋來可得從容於江湖一奉談麈耳示禮文數條前此未得思索且無攷据不敢妄說但難處左問之厚誼以意見各疏其下伏惟酌處

大祥後冠服網巾色

祥服古用黑經白緯此得吉凶之中今用純素似非禮意然制出　朝廷既已通行雖或未盡恐當從之冠既

用白則衣亦當隨其色網巾亦以白布疑得之

大祥後禫前俗節行祭於何處

一尋為人後於小祥脫服着緇冠白服於大祥着何服乎

為人後者於大祥服色未知如何嘗見朱子之說夫於妻大祥祭雖已除服恐須素服如吊服可也云以此推之雖出後之人不當便用吉服以黑笠素服終月數恐合宜

與李汝諧舜臣

溽暑海中不審孝履支勝否懸仰懸仰陳提督又將合陣於其處凡百策應調度之事專恃令善處理須協心同力以成大勳都監庖手百名下去想候動靜伏惟為國保重

答金士悅別錄

祔乃重禮後世祠堂之制與古有異而朱子以為愛禮存羊且有無神主則以紙榜代行之議其甚重而不可廢也明矣今京家不及行於卒哭欲行於大祥後此則未知如何禮云殷人練而祔既曰練而祔則是必練祭後行祔也家禮但云卒哭後明日行祔祭不言前一日行之則稍可為據若於大祥後神主

姑留凡筵只以酒果告宗家祠堂以明日當祔之由明日就几遞設紙榜祖妣位行祔祭後奉新主入祠堂則禮意宛轉頗似有據如何如何

答黃公直

忽此生朝承遠問無得厚貺公之高義無愧同甫恨我非晦翁耳感歎之餘還自笑也來詩清絶未易和偶作拙語以塞盛意覽擲為幸書面先生二字非徒在已難當重為人唾罵幸自今去之毋重一啓吾也聞金君遭田禄亦立云造物困人至此為之驚歎作吊書並木端托貴价送去幸即傳致

答許景亮潛

憶在戊戌冬閒寓大白山中忽奉一書自何而來慰懷難言其時即修答書必中路浮沈故不達耳自是憂患之中人事廢絶山川隔遠相問無緣只有千里夢想而已今茲遠翰又隊意外奉玩百回感歎彌日就審鎮撫舊都允百佳勝尤慰萬萬生罪惡所積滅身不足以塞責南來數年閒大禍重仍喪兄失母以至終喪可謂頑甚即今衰病日甚神氣耗竭無復人樣不過為朝暮人寧有奉拜之期耶為之悵然

上伯兄書

順興若築城則甚可但此為避亂之地非控制之所也久欲於竹嶺上頭設為一鎮多積軍粮器械於其中約

東豐榮及忠清道四郡之民守之則賊必不敢踰越而財力方屈無以出言矣近有降倭衍沙甫老者過竹嶺之路極言此地當設鎮又嘆曰日本之兵必再來而朝鮮何無一處防守耶敵人言之而我國之人則不知出此可歎築城非必用石當用土築而其法至為簡易可成特患人不為耳豐基之力則難可辦此不可輕舉也

與金而靜 壬辰臘月在安州

想諸君義氣鬱鬱有頭緒否海氛猶盛 國難愈甚寧知時事一至此極耶 天兵令始大至未卜如何嶺鄭年饑兵疲無復著手處云不知諸君更將何以為計千萬努力以死為期是望是望生尚未死留滯道路間歲月

盡矣公私憂迫只恨永早瞋目宵聞王淵章兌焚燒賴 天之靈與公輩更能周旋於此間否同鄉人鄭俟告歸草此憑問存亡智叔諸君皆各致意

答李宏仲

方深縣忽忘為 遠托感慰孤寂洛下既多塵冗未穩一叙南來又隔荐鴈之遠失於相會人間何事可意耶僕為世故驅迫如在衝風駭浪之中而求岸不得百計乖張到家疾病又乘之未免閉門默坐反顧心源上覺得無安身立命之地回首惘然撫流光而自悼何時能辦作林下之夫少從事於收拾心神之功以庶幾萬一耶且難可與俗人道只可奉告於君耳在京時輒論中庸

之學未知尚記鄙說否願更精思他日各叙相長之益
甫西行之期時未定兄行亦未知早晚矣溪上文集事
何以為之耶欲相會議何可得耶貴帖送上畧浼數字
深悃汗濕也

答李甥

正朝拜掃家有大喪未葵本不當行公我國之俗則諸
子孫輪回設行非喪家所自行且廢之情所不安然不
必備物視平時少減器數而不為三獻只奠單杯以示
慶常之意似為無妨可量處

答柳器

得書知支保為慰吾寒病轉添卧不能出精神耗盡有
似多中人書衆作字太細明窓亦不能解覩君不知老
眼至此可歎何不大書使之解見耶大藥似問三年內
墓祭行否也此事果為難處朱子居母憂以衰服入几
筵以墨衰行葬於家廟朱子亦獨子無兄弟此禮似可
援今俗無墨衰之規無已則只以深衣頭巾畧設行葬
祭似不甚害理況墓祭非全古祭在常時亦以素服衰
省更在衆酌

別紙

緦楊氏云為改葬也又曰臣為君也子為父也孫為祖
後者也如此而已別無加杖之語除服則或云葵而除
或云三月而除韓公改葵服議曰自啓至于既葵三月

則除之未三月則服而終三月也似有定論而儀節云事畢除服未知已定否葬畢行虞祭於墓次靈座靈座無主似為可疑更思之主既在廟而不出若更設魂帛則有似二主常時墓祭亦不設主雖與體魄不享之義有異而事勢如此更無他道以此言之儀節所載非踈漏今亦當於靈柩停止處未輟靈座葬後就靈幄行虞祭似亦不得已也虞祭時並設兩位與居未可臆料前日吾家合葬時虞祭亦只行於一位更容詳量處之

答子禎

莊說頗多皆是自心不安所致假使真有禍祟臨到非憂懼所能免故心安則凶反為吉心動則吉反為凶近日吾家無老少皆動搖立脚於百尺竿頭搖搖欲墮鵠鷺安得不鳴於籬底可笑可嘆惟當服藥養氣而聽命於造物可也

西厓先生別集卷之四

雜著

佔畢齋

佔畢齋作帛義帝江中文吾不知其何意禍自已作安可咎人

僧人能詩

今世僧人中有休靜頗解禪家幽字有聲於緇流且善詩自蹦清虛子嘗在香山有一絶云萬國都城如蟻垤千家高冢士若鹽鷄一窓明月清虛榻無限松風韻不齊有高蹈物外俯視塵寰之意亦一時意會作也

女子能詩

近歲女子能詩者數人其一許氏端蘭雪軒監司曄之
女既長歸于正字金誠立才調出群今錄二詩錦帶羅
衣積淚痕一年芳草怨王孫瑤琴彈罷江南曲雨打梨
花晝掩門又月樓秋盡玉屏空霜打蘆洲下暮鴻瑤瑟
一彈人不見滿花零落野塘中皆脫洒可愛絶似唐韻
他篇多類此年二十餘終其一李氏沃川郡守李逢孃
女為故承旨趙璥之妾璥為三陟府使李題竹西樓詩
有江吞鷗夢濶天入鴈愁長之語好事者多傳誦云

李子嶠詩

古人懷古之作多矣余絶愛李嶠汾陰行末句山川滿
目淚沾衣但貴榮華能樂時不見至今汾水上惟有年

年秋鴈飛每一讀之使人墮淚詩之感人深矣

諸葛誕

孔明兄弟分事三國時人以為漢得龍吳得虎魏得狗
議誕無成然觀誕之為人亦過人遠當司馬氏專國毋
丘儉王淩等相繼族滅魏之諸臣倪首奔走不敢出一
氣誕獨慷慨不顧滅門夷族之禍舉義討賊事雖無成
其義可嘉況誕既死其從者數百人拱手就刃列不降每
斬一人咨其次者終不從以至於盡田橫以後僅見此
人其忠義之節素結於人心者如此是豈尋常人所能
及乎然則以誕為狗者必當時附司馬氏者為之不足
為定論也然誕未免有失智者作事不先期而敗事不

後時而失然誕既有討賊之心則當與母丘儉同起時
司馬師病篤二人合力事或可成乃撫衾不發儉已死
貽勢益盛然後欲孤起建事其敗也宜矣

時雨山人

洪渾字渾元唐城人與余登丙寅科入槐院同新鬼戲
情最親既而選補藝文館檢閱稍益顯歷司諫院司憲
府弘文館渾元為人樂易無城府然任真直言不能俯
仰時俗中年不樂仕宦一日棄官載妻妾隱於楊根龍
津之時雨洞余作詩遺之有扁舟載二妾之句渾元嗜
酒得酒無論甜苦輒飲飲輒醉醉輒效歌呼踊與田夫
野老忘形水石間每秋深丹楓滿谷中溪聲激激統舍

渾元欣然自詫得意時入城訪余未嘗不沈醉倒載
家僮走報云醉客又至矣渾元直上堂踞席往往遺溺
席上意到則歌音節激昂余所聞則每一曲而屢歌之
其詞曰昔時荀如此此客寧自持吾心化為絲曲曲皆
成結欲解又欲解不知端在處歌罷或不交一語而起
人莫測其意實大槩傷時之意為多其後起為楊州牧使
醉則與下吏戲解吏冠自戴之然政簡無怨者壬辰之
亂渾元扈 駕平壤既而 車駕又幸義州 命渾元
以吏曹參議留扈 東宮于成川時大臣有沈酗失儀
者渾元登對直斥其失為不悅者所劾罷渾元流寓忠
清道客死於公州渾元平生無家業貧甚與朋友交終

始如一不以炎涼易意云

趙伯由

趙宗道字伯由居咸安郡為人倜儻群居善諧謔恒言多笑因自號大笑子外若軼蕩簸內有所守不肯碌碌隨人後中生負既而以薦為安奇察訪與余遊甚歎秩滿陞陽智縣監有治績為諸縣最以事棄官歸鄉居數年己丑逆獄起伯由為人所註誤逮鞫於　王獄拷掠有救之者得免方其被逮也人以為必死親舊皆涕泣相送而伯由言笑自如壬辰癸巳倭變甚棘以伯由守安陰縣以病遞又為咸陽郡守亦以病免丁酉秋賊再動列邑望風奔潰無一守城者獨安陰縣監郭趨葺治

黃石山城率吏民欲固守伯由喜曰吾從大夫之後雖無官守不可與奔竄乞徒混死於草間死則當明白死耳與趨率妻子入城同守南門與賊戰一日城潰賊入城伯由遂與趨同被害伯由妻李氏故判書俊民之女亦俱死子英漢為賊所虜八日本居一年逃還尋其父骸骨於城中葬之既葬後數日以喪服纍然訪余於河回里餘言其事相與摧痛嗚呼人固有一死處死為難伯由有以處死矣夫然人之知伯由者甚鮮獨余平生信伯由之心而知其有烈丈夫之氣今果立節如此疾風知勁草板蕩識誠臣誠哉是言也遂書其槩以備太史氏逸事云

郭趨

丁酉以安陰縣監守黃石山城賊到城下金海府使白士霖先避子城一面軍人盡散城中洶洶皆縋城而出左右奔告金海府使已去軍亦散盡強之使去趨不聽其婿言金海已出事無可為當速出又不答前郡守趙宗道亦在城中欲見士霖議之聞士霖已去往見趨相與握手一笑趨子婿與宗道之子迫之使去趨曰吾輩去此何為雖去必不生子勿扶掖而去未數步為賊所害宗道亦死趨子復祥復厚皆死女子嫁柳文虎文虎為賊所虜其妻已出城聞之謂侍婢曰父死而不死為有夫在也今夫又被虜吾何生為遂自經死

李驛

趙英漢言在日本見我國被虜人李驛自言慶尚道水營虞侯閑山之敗為賊將清正所執送于日本清正以為此乃朝鮮水兵大將往時屢勝倭兵者皆此人也開白信之待驛極厚每日召入其宮設宴賞賜銀兩錦帛無算空大屋以處之驛因散金帛誘諸倭欲與逃還得數十人我民之虜在其處約同還者亦三四十人買大舡一隻行有日我民中一人有異意紿驛曰行後倭覺之必有追兵俺姑留此觀變願君先發舡待我於三日程外海邊俺當從陸路追及同行驛與之期會信地甚堅既行倭將之守驛者失驛懼得罪於關白四出購捕

不得揭榜通衢有能指示驊去處者與米二石石他物稱是於是紿驊留後者出曰吾告李驊歸處汝當如何倭將大喜刺指出血寫紙為信其人遂導倭將率士卒追及於期會之地驊果艤舡以待見捕者大至乃援劒自決其腹而死同行者皆被執倭將以驊實驊腹載之以入告開白梟首于市以火炙殺其同逃者數十人極其慘酷云嗚呼人之所重者死也昔李陵平生自稱壯士太史公亦稱道其賢及其事敗降虜受單于寵爵終身椎髻無意歸漢以此隕其家聲而宗族夷滅隴西士大夫至以李氏為恥其視匹婦匹夫怕憤感慨自決於溝瀆者反不逮焉烏得為壯士今驊不顧聞首奏養之私首丘故國萬死來歸其志可悲且能臨危自裁不辱賊手非勇者難為但未知當日閣山諸將中果有李驊者為虜俠或他人在虜中變姓名稱李驊以泯其跡皆不可知余哀其身死異域而名不顯於世姑記英漢之說以俟知驊者辨焉

姜沆

庚子夏前佐郎姜沆回自日本沆湖南人丁酉秋倭陷全羅道沆與妻子被擄八日本嘗勾賊中北走回人上疏言倭國事情大槩言倭分兵農為二凡民稍有氣力者悉編為兵其鈍劣無能者為民兵粮盡取之於民民終年力耕而盡輸於官自食糠粃與草木之根而已為

將者分士以與之如中朝封邑之例有常掌之兵收其
士之所入以為軍食雖無事而一日不廢操鍊有事則
朝令而夕發戊戌七月十三日平秀吉死秋不發喪四
十餘日剖其腹安貝之以盛有七歲子其大臣中家康輝
元最強盛秀吉臨終謂家康曰幼子恐難輔汝可自取
家康頷竭力輔其子秀吉甚喜即以其子妻家康女托
孤而死家康果盡心擁立國內無事輝元與康有隙幾
生釁及康先幾善處更與交歡云至是沆率妻子乘舟還
歸

方遊擊

天朝遊擊將軍方時新歲丁酉來率三千兵至龍宮屯
田時新制士卒甚嚴秋毫無犯既而從提督董一元為
中軍攻泗川倭　天兵敗倭兵于城外賊奔入城　天
兵進薄城下方謀登城賊預於城下鑿隱穴數處乘其
不意數百人從穴中裸身持白刃突出外軍大驚散走
賊逐殺僵尸蔽野死者萬餘人提督收餘兵退中原法
九敗軍將帥有戰死者以為方戰主將免罪不然則皆
死夜提督屏人呼方遊擊私語曰軍敗矣我二人皆當
罪死將若之何二人死無寧一人獨死乎方仰天良久
流涕董亦流涕取酒各飲一杯董出方退至帳中悉去
他人呼家丁親信者一人曰汝取酒來以酒至令家丁
飲之如此者三以手握家丁手爪幾入膚又令取酒來

自飲一杯仰天嘆者屢袖出一藥其色正赤取酒以手指和之欲飲而還止者再三既而作氣吞之忽覺兩眼直視倒身臥被中腹泪泪如雷聲頃刻腹脹裂擡督來見揭言於壹中曰中軍中九死矣遂以此報軍門而壹免罪云

松雲

乙巳五月僧將松雲還自日本刷還被擄人口一千餘名今載四五十艘與倭人擄智正同還松雲一名惟政任姓密陽人先世士族至松雲出家為僧頗能詩善真草有名叢林中士夫往往金剛山一日倭兵亂入寺僧奔亂松雲獨凝坐不動倭異之環立合掌致敬而去其秋

余在安州適文名各道無論僧俗令起兵勤王文到松雲展文佛榻上率其類數千餘人平壤結陣於林原坪連與倭戰自是在軍中又嘗再入清正營中論說意氣激烈無畏懼前年　朝廷命往日本訖以遊山探賊中消息人皆危之松雲恬然無難色至是乃還

讀余隱之尊孟辨

讀余隱之尊孟辨以發明孟子之心而闢三子之惑者固已不遺餘力三子之意蓋以孔子作春秋尊周室而孟子勸齊梁行王道其事與春秋異矣孟子勸諸侯行天子事奪周室而代其位至曰孟子之欲為佐命何

其躁也其意雖主於嚴君臣之分立萬世大防而其末
知孟子亦甚矣孟子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孔子之
尊周室孟子非不知也他日論舜禹事曰居堯之宮逼
堯之子是篡也非天與也公孫丑問伊尹放太甲事孟
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也由此言之
雖舜禹以聖人之德居天下之大位而揖遜之間必有
未盡則孟子以為不可猶以篡之一字斷之何嘗勸齊
梁之君篡視周室攘臂而代其位也孟子嘗曰行一不
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有不為也孟子之心孟如此也
三子之起孟子正其讀孟子不熟而輕議之也且孟子
言必稱仁義以告時君所謂仁義者果何物耶未有仁

而遺其親未有義而後其君者非孟子開卷第一義乎
以首章論之梁惠王始見孟子即曰何以利吾國所謂
利者不過富國強兵侵奪諸侯居中國而莅四海其心
修然目中已無周室矣孟子即以一言醫之曰王何必
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緪之曰萬乘之國弑其君者必
千乘之家千乘之國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又曰不奪
不饜所謂萬乘者天子千乘者諸侯百乘者諸侯之
大夫也梁王既惡其大夫之圖已則必知已之圖萬乘
為恃理宮道不安於心矣所惡在下無以事上梁王雖
為慾利所蔽不能自覺而此則利害切身必有惕然而
自悔者此乃孟子拔本塞源陰折當時諸侯不臣之心

然則孔子作春秋尊周室之意隱然見於不言之中而無事於云云矣且其所謂勸齊梁行王道者不過曰保民而已其保民之道省刑罰薄稅斂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設為庠序學校以教之此皆人君之先務治國之要道為臣者舍是無以告君為君者舍是無以守邦孔子歷聘諸侯諄諄不已其意亦如此而已其他錢穀甲兵城池戰伐之類無一毫得預於其間此所謂王道也如使當時諸君聽用孟子之說其行已則一以仁義為主而無欲利之心其愛民則如保赤子汲汲於制產施仁之政至於實大而聲宏源深而流長德盛而天下歸之則天之所以為民立君之意在是而雖欲弊

而不為其可得乎孟子所謂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諸侯有天下此孟子之本意而舜禹之高揖遜以有天下亦若此而已矣何傷於君臣之義而如三子所謂者乎此其大者其餘細瑣者不足盡辨而愚之之說亦已詳矣姑記之以俟後日知孟子者求正其是非焉大抵聖人之道因時處宜各有攸當言語行事未必盡同也惟其心皆出於天理之公而無人欲之私此其所以同也孔子曰唐虞禪夏后殷周繼其名義一也堯舜禹湯文武既同道則揖遜征伐其事雖異而心則一也然則春秋之尊周室孟子之陳王道其亦百慮而一致不可以差殊論也

尊堯集者何宋諫議大夫陳瓘所著也瓘昌為而著之也痛奸臣之誣主者何安石之曰錄是也此說不破則神宗志治之志不著哲宗繼述之義不明君子之道消而小人之道長天下之禍階相尋而未已嗚呼此尊堯集之所以不可不作而亟了翁之眷眷於此也夫人君莫不欲其國之治且安而有時或至於危亡後嗣莫不欲誰先志是循而有時或至於失其本心君子忠於國而日退小人害於國而日進此無他是非之分不定於君心而邪說之惑人深也臣嘗論神宗宋室之賢主也無聲色淫婁失無干戈馳騁之過即位以後慨然推求賢復古之為務不賢而能之手所憾者特在於用人之不審而其本心則猶在也安石以執拗褊狹之學不量其身乃攘臂其間偃然以伊傅自居而其所施為動違古道財利兵刑之說不勝其紛紛而天下之人心已離矣於是招集便佞邪妄之人以為羽翼而朝廷之上善人君子無復餘者實神宗之罪人而宋家之雠言臣也與之不足又以虛偽之辭撰成日錄矯誣神宗以蓋平生悖謬狠戾之迹垂後世無窮之禍根奸臣之陰賊良善者莫不祖述其說以為立懿使人主眩亂於上而不知國是之所在君子林惕於下而莫屢為國之志其為害豈特一時而已

夫以哲宗子也尚不知其考之本心宣仁母也尚不兒其臣之動哉司馬光呂公著諸賢忠誠懇懇出死力以扶顛危而相隨入於姦黨之籍為一時大禁其是非之不可定而邪說之惑人為如何哉殆難以口舌爭也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仁義之說行而楊墨之道息君子之生斯世也將何為哉亦曰著書以待後世而已嗚呼此尊堯集之所以不可不作而宜了翁之眷眷於此也故其書全以發明神宗之志披露奸臣欺詐之迹以曉昏昧之耳目而安石之說始不得行矣安石之說不行則人心可正國是可定而天下之事從可為矣然則是錄之有功於一時者豈少哉曰此則然矣必以尊堯為名者何也其旨言曰以神宗為堯以王上為舜此臣子之義也然亦有微意存焉蓋神宗之於堯其不及遠矣了翁非不知之而猶且云爾者豈不曰神宗求賢復古之心可以為堯者乎古人非堯舜之道不敢陳於王前是亦以堯舜望其君也神宗之心可以為堯而其不能焉者安石誤之也非神宗之罪也若使哲宗能如舜之事堯以盡其繼述之道則宋家之治猶可儷美於唐虞而神宗可以為堯之實始可有辭於天下矣知其不可而猶且有冀於萬一忠臣愛君之無已也嗚呼有如是之臣而君不知畸不容以之擯棄於蠻烟瘴海之中使韋惇蔡京之流相繼秉政率土其國而不知悟獨何

心哉悲夫

寇準以叅天書一尋入中書

魏之不可并者攀與笑也道之不可同者忠與佞也故小人而為小人之事常也無足言者若君子而為小人之事是比干而效飛廉伯夷而慕盜蹠非理之常豈可據之甚乎且天書之事始於何人耶其為天書也奈何得非欲敗澶淵之功而謀陷寇公者耶真宗之惑信甘言也王旦之不諫順君欲也舉朝之靡然恐得罪許之罪也今寇公忘其事之由於害己又且傳會其說而不知恥平日行行然以抗直為名一朝如脂如韋若四體之無骨彼小人者寧不鼻指而目笑之哉余讀史至此未嘗不廢書而歎永其說而不得不過曰不學之罪也昔班固論霍光之說曰不學無術暗於大理其後張益州亦以此譏寇老豈不信哉嗚呼人心之操舍無常而流俗之移人勢利之薰染非大賢不能免故磨不磷涅不緇獨立於衆梦之中而終身不變者千萬人一人耳屈子曰蘭芷變而不芳荃蕙化而為茅何昔日之芳草今直為此蓑艾也諰諰者天下皆是寧獨一寇公哉噫

諫官

古者諫無官凡在位者皆可諫所謂在輿有旅賁之規位宁有官師之誦居寢有瞽御之箴至於工執藝事以

諫其諫諍路廣如此而亦可見左右前後皆正人也其後世變漸下而君臣之義日趨於薄人愛其身而禍福利害之念重乃有見其君之過舉互相顧望拱默而不言者於是有刑而督之商書曰臣下不匡其刑墨是也如是而猶不言故別立一官使專其任而名之曰諫官其衰世之意耶漢宣帝時始有諫大夫之名而首以王褒為之褒雖為此任而無盡言之實至為宣帝求金馬碧鷄之神而不聞有言則褒之為諫官亦未矣東漢以後以及唐宋設員漸多而委寄益重使之言天下之事而責之以繩愆糾謬之任倚以為耳目訐出於不得已也既曰耳目則為是任者當公天下之見以為見合天下之聽以為聽使人君明目達聰無使姦邪欺罔之徒有所掩蔽然後乃不負其任也顧不然而徒徒自為欺蔽之奸以眩惑時君之耳目以白為黑以無為有賞罰黜陟無不由於私意肆其奠之忌一或發露則乃曰某諫以風聞言事事之虛實何能盡擇人君亦曰某諫以風聞言事致此無怙在下者既以是蔽君之聰明人君又以是自塞其聰明是朝廷之上臺閣之間別立一官以主欺罔之事而人不敢正其得失夫焉有此理哉譬如人有耳目耳司聞目司見聽其是非視其險夷然後身得安焉不幸而風邪客於其間妄見妄聞以蟻鬬為雷霆以泰山為丘垤為是人者將任其耳目而不治耶

抑將尋明聲罪得良藥驅逐風邪求以復其常耶何以異於是乎抑我國之臺諫必雷同合議然後啓事而無獨啓之例故其弊尤甚平時人主既不得分辨其忠佞若朝廷不靖而權柄下移則為臺諫者莫非執政之私人一人挾私欲中傷人或承權臣風旨發言於完席則同僚不敢違苟違之禍必立至其人亦以雷同之故而得以自隱其跡肆行凶奸而分其罪咎乙巳年間兩司王堂請殺鳳城君主議者不過一二人其他皆明知其非是而不敢異同不但此也權臣非臺諫無以成其羽翼往跡昭然前後一轍嗚呼豈忍言哉余嘗在諫院達言三事其一遵 祖宗視事之規以盡勵精之實其二復大臣署啓之法以立朝廷之體其三開臺諫獨啓之路以祛雷同之弊正為此事而發議雖不行而識者或是之然臺諫則已矣而今又結遊士之無賴者名為草野公論而共成邪計改頭換面 欺蔽人主之辨別尤難嗚呼世變之下可勝言哉

論尚州童蒙師長文 時為尚州牧使

嘗觀舜命契曰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此教道之所由始也而所以為教之意則不過欲使民相親相順而已也蓋人之為道推此為大苟使人人皆擴然而相愛秩然而相敬則老老幼幼之道達之天下而充塞之道不過如此也未世漸遠教道既爽

而風俗日偷於是至親之間或多乖戾之心長幼之除積成陵犯之風習以為常恬莫之怪其在習常不賤固不足言至如世族子弟或讀書為儒者亦未免此誠可寒心朱子小學一書首其非至論而大要以愛親敬長溫恭巽惕為本至於古之聖賢詣人之道雖曰多端而求其大旨則亦不外於是故曰倣行倣長者謂之弟疾行先長者謂之不弟又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又曰入則孝出則弟鳴呼此人道之根本學問之綱領也余觀今世之士固多可議而於長幼一節尤不理會閭巷小兒在家不聞唯諾之聲出門不知有隨之禮少長而冠則見父兄之執睨視而不顧矣并行而揖之矣為其長者

或怒而叱之則乃群嘲而聚罵之於是鄉黨宗族之近或有不相正目者昔孔子以大聖人其在鄉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斯豈鄉里之人皆有可取而然哉亦曰吾道當從耳橫渠先生曰今世學不講男女從幼便驕情壞了到長益凶狠如此則雖有他美亦何足取也然原其所以致此之由則無他在於師道之不立而教化之不素也朱子曰童蒙中貫養正遜弟乃其方諸君於訓誨之際其以此誘掖諸生至於師弟之間登降揖遜之時一切以嚴敬為主毋敢怠慢使知教學之本在此而不在他於是乎論

論館學諸生童蒙文時為大司成

昔舜命契曰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
在寬此教道之所由始也蓋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其性
則具仁義禮智之理其道則有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
友之倫行之於已則有揖遜進退登降恭敬之節聖人
之訓迪教導使之復其性者雖為術多端而大歸不過
欲使五者之間相親相敬而已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
也義之實從兄是也智之實知斯二者禮之實節文斯
二者樂之實樂斯二者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惡可
已則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嗚呼天下之理豈外於
事親敬兄之間而師之所以教弟子之所以學亦未有
舍是而他求者也橫渠先生曰今世學不講男女從幼

便驕惰壞了到長益凶狠為子弟則不能下父兄在朋
友則不能下朋友居官則不能下官長為宰相則不能
下天下之賢只為傲習不除隨所居所接而長詩曰溫
溫恭人維德之基觀此數條而為學之得失亦可見矣
至於小學一書乃子朱子撰集聖賢格言古今善行而
為小子培養德性之根本然其終始惓惓提耳而命之
者惟在於隆師親友入孝出恭正容謹節篤實斂退不
言人過惡不言朝廷得失而已何嘗教之以肆言高氣
凌侮尊史詆議父兄競辨爭勝為道耶孔子聖人也猶
曰子於鄉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蓋以明當父兄宗
族之所在不可以賢智加之也惟其如此然後整倫彼

叙風俗敦厚他日立身行已皆可由此推之所謂本立而道生也近者　聖明在上其於作人養士之道未嘗不三致意焉諸生亦豈無仰體至意以愚昧之見竊嘗接閑其一二則不無可慮者矣何者忠信篤敬之本有所不足而傲誕輕肆之習有餘居家則不知父兄之可敬出外則不知長上之可尊大言高論盛自標置纔看過一二卷文字則便以為天下莫己若也以遜志虛己為何事或別立門戶趨於猖狂之塗而不憚詆毀言先賢者有之或酗酒縱詭以襲西晉之風而自以為氣槩者有之儒風掃如士習頹敗世道靡靡日入於險薄污下之域有識之士莫不盡心而傷心嗚呼此豈　聖上教育作養之意而諸生自期待之道哉當職以無似忝居禮官無路引退荀度朝夕而其於學校訓迪之道無異聾瞽之於聞見也旣在其位則雖欲弊之而不可得也近得中原鄉校禮輯書抄童子禮為一卷以便童蒙訓誨之資又令館學諸生依朱子家禮時習冠婚喪祭等禮登降揖讓之節諸生誠能不笑其迂緩熟講而力持之使日用周旋間置身於親炬絕墨之中毋太拘迫毋至怠慢游泳從容消其淩犯傲狎之習長其溫恭謙退之節以至於欲罷不能則所謂愛親敬長隆師親友之心不待勸勉而油然自生矣然古人有言曰忠信之人可以學禮苟無其質禮

不盡行此亦不可不知願諸生相與勉之

三根

吾平生有三根未報君親之恩一根也爵位太濫而不能早退二根也妄有學道之志而無成三根也

備邊雜錄

糧餉軍兵城池器械四者戰守之大要四者之中又必以糧餉為本此聖人寧去兵而不能去食之意也今糧餉在在竭之不能具數十人數日之食其他何暇議之昔趙充國於金城湟中具四十萬之穀而猶患不足留兵屯田然後始得以制西羌今日之事可為寒心矣也十分措置多備糧餉始可議戰守之策

右糧餉

兵農為一雖三代之制後世分以為二使兵出力以衛民民出粟以養兵蘇東坡以為雖聖人復起不能易其說是矣今當此勁敵每聚田畝不練之兵以禦之其敗宜矣然若欲分兵農為二則當先謀糧餉狀後乃可不然則兵聚而無可餉之粟不得不還散矣此今日分兵農為二之大段難行者也就今日之勢而欲為處之則惟依管子內政篇各從鄉里出哨官旗隊總團結為兵平居以此操練有事則以此調用庶幾行於今而不悖宜於古而有做矣

右軍兵

今日之事急於抄軍勿論公私賤為之然亦當先抄正軍後及公私賤使有條理則得軍必多而逃避者少矣

平時上番有取才軍士定別甲中揀出年少才勇者為隊騎兵中揀出步兵中揀出然後又揀公私賤又於才人白丁山尺僧軍皆當一例揀選為之條約使之各在其處定將訓鍊無遠處往來之擾公無迫呼徵發之擾課其能否而施以賞罰則不久皆成訓鍊之兵而人不得逃避矣

右同前

留防軍無益於禦敵而只為邊將侵漁之資平時邦本凋弊實由於此今聞鎮堡更督留防之軍民情類多驚駭皆懷逃散之心極為可慮今邊將所率皆四方精勇之軍姑令仍帶所率而留防軍則留在本邑擇其丁壯操練則數年後頗成可用之軍而民心庶亦不擾矣前

曰備邊司公事一款取軍於防所取糧於內地者似是要緊之語

經筵請講陸宣公奏議

經筵請講陸宣公奏議以其切於時事余開意也上曰奏議豈至於進講遂講周易以鄭經世金弘微等為講讀官易雖性命之書而深妙難知逐日所講者不過象數之末而已其於撥亂反正討賊復讎治兵禦敵用人改紀之事反似迂緩而不切故數年開筵殊未見發明有益為可歎也蓋　聖學高明於後世儒賢之學有所不屑而未免輕視云

記乙丑儒生上疏事

乙丑四月初七日　文定王后昇遐先是　文定頗信佛法有僧人普雨者因緣誑惑為禪教宗判事常居奉恩寺立禪教科每當式年聚四方僧徒講佛經入格者禮曹給帖畧如文武科出身謂之大禪差送各道寺剎名曰住持又　文定欲遷　中宗陵普雨從吏之言奉先寺山中有吉地遂自禧陵遷舋是謂新　靖陵陵地當猪子島江流洄洑之處每雨水江漲陵前為洪流至不得行祭年年大發民夫及僧軍造築土山於江邊以防水患而輒復頹圮猶架之不已民大困人心皆怨普雨而莫敢發言至是三月間又於擔巖寺大設無遮會八方緇流空集者數萬餘人凡供佛飯僧之具皆自宮中辦出經月乃罷未久有上昇之變外間盛傳普雨請故聞者痛憤於是大學生欲上疏請誅普雨會子西一房議之揀制衣疏者十餘人余以新榜在下座初不與制衣疏之列生員金行起詣上座曰制衣疏擱遺柳某何歟衆曰然遂召余製衣疏明日更會疏頭以罷唁生員李宏為之余還家草疏翌日趨館於碧松亭下遇同年金忠男笑謂余曰袖中普雨首來否蓋言其疏上而兩應誅也既會闕諸疏以李剛疏辭最敞切用之生員尹儼寫疏寫畢於明倫堂階上設草子展疏其上高聲讀疏諸生數百人具巾服環立聽之讀訖盛疏於漆函以紅袱裹之

而出諸生分左右隨之館謙數十人先行清路百官望
之皆避匿詣昌德宮投進于政院諸生因列立門外待
命日暮　上日下未允自是諸生陳疏累月未已余疏
辭頗激徃徃為館中所傳流布都下尹宰相元衡聞而
惡之欲因事成罪尹魯默其正妻以妾蘭貞為夫人生
子文悳與士族為婚嫁通仕路而人莫敢言者已久至
是尹在朝堂語鈴平府院君尹泓曰聞儒生柳某主論
欲林不鋼吾子女色甚愠鈴平之孫覃休乃余同年生負
也鈴平還家語覃休曰汝同年柳某何如人也無乃好
議時事否覃休曰不然近制衣疏文字雖不能參訂時有
激語其為人實沉靜群居終日默默不見論議時事鈴

平曰領相言如此甚可懼果爾吾當以此解之其後又
與尹相遇解之如覃休語尹雖稍止而衛之未發文之
諸生以疏未得請欲空館散去會議約誓云敢有冒犯
公議先就館者當加以黨賊阿世之名諸生唯唯退而
各自與同榜約束更申前言時吾榜進士壯元趙瑗伯
玉首坐余以一等次坐其議自下而上余曰與名太甚
今吾輩諫君不合而去豈無他名可稱者而必曰黨賊
阿世耶執不肯上於是榜中氣勝者如趙擴歐百男等
皆攘臂群起並來余前曰人議歸一君何獨任已意違
衆耶余笑曰吾既知其不可何可苟同無已則吾雖與
座此議乃可上不然無上理諸人一再三來迫余不動不

得已以玷身汚名四字代之然後順議而罷 上聞諸
生空館日遣承旨史官往館中招諭令就館諸生無往
者朝廷請招朝官之為父兄者使各勸諭子弟就館如
此幾月餘余自空館初與伯氏及同年友李軸出漢江
南莊雖亭子讀詩館人日至京家招呼不得而去有高
景逸者以元衡狎客語人曰尹相言柳某違拒朝旨獨
不赴招當治其父兄余聞此言即入城時尹兄嬸甚熾
諸生之有父兄者皆懼其變其初議皆有就館之意余
同年會議于安東京邸見座中諸人惶怖色可掬而趙
擴洪百男等尤甚蓋擴之父彦秀為三宰百男之叔渊
亦宰相其他朝官子弟皆欲議未定洪趙兩人相招以
巳出門外余怪之隨出問曰君輩氣色何如是倉皇耶
趙慶頲曰吾輩已不得顧念公議他人雖不就館吾二
人今日必就余笑曰何與前日之議有異耶二人曰禍
將迫及於父兄何暇議他既而諸生皆順就館議是日
同時就館而人議稍未快累日無圓點者獨進士尹覭
携書冊留館中圓點為赴擧計識者賤之

記壬申三司會議故相李公淩慶遺疏

上新即位李公以元老當國頗裁抑新進之士士論不
悅微有分明角立之漸既而李公辭相位壬申春疾革
上遣疏大槩以朝臣朋黨之漸為言疏首言八地臣李
某言云云李公歿 上乃大臣擢輸洪暹等示其疏且

問朝臣朋黨者為誰二公俱違兩解以對時朴應男為大司憲洪天民為大司諫柳公希春為副提學余以修撰亦在玉堂外議洶洶謂李公欲害士類以黨說誤禹性傳景善所作也是日讀書堂官吏曹正郎鄭澈舍人洪聖民等来會於　闕門外中樞府亦欲上劄連遣下吏催余等會議余自玉堂與直提學尹根壽典翰鄭惟一出赴書堂會及議疏意澈感氣言當請追奪李公官爵座中相視無語時澈時名甚盛余曰大臣臨終獻遺疏言不當則辨其非是以開　上聽可也豈有追奪官爵之理耶鄭愀然曰行首何顧利害耶余笑曰一身利害固不可顧也既為　朝廷議事國之利害有不可不顧今若請削奪則吾恐非國體有害而無利也洪時可從李涵鄭子中是余議尹依違無可否然以余言理直竟不能棄遂令子中製疏而無已甚之語但言朋黨二字非告君之辭臨死悖亂有此妄語請上勿惑云云後聞澈不答余但言若朴相淳曰吾意鄭子中居憂三年頗長進令觀論議不如前日云盖子中兒喪新自鄉來故恨其後余議而云然余是時知李涵論議乘當

余鎖直十餘日都不聞外議如何副學自外來館中會同僚欲上劄屬余起草大意朋黨之說人主所厭聞自古以此二字開士禍非一今後慶之說非大臣臨

死獻忠之道語甚頻緩但開陳是非而無刻迫過甚
之辭後聞兩司亦有此論而金仁伯禹景善之見與
余同皆無過甚之語若使其時異議遂行無所裁制
使李公未免削職於身後則其為時政之累可勝言
哉此古人所以戒用浮薄之士也

記丁丑　恭懿王大妃服議

丁丑十一月二十九日　恭懿王大妃昇遐群臣皆詣
殿門外哭臨時余為應教而崔顯景甫為副提學姜
緒成洛　李敬中等為校理修撰同在哭臨位余起禮
官議服　如何屢遣吏問於政院不答問於禮曹主吏
云初喪之禮以三不食為儀節已八　啓余曰在禮

期喪二　不食然則禮曹之意必以期定喪制甚可駭吏
曰非但禮曹所獨定亦稟於大臣而為之余謂同僚曰
明宗於　仁廟有繼統之義有父子之道自　上當從
嫡孫父歿為祖母持重服為是且天子諸侯有三年繼
統之服而旁期則絶今為朝服則是　上以旁親視
仁廟也而可乎此大事不可不爭遂詣政院　啓請改
定儀節從重服得　旨令此儀制予何知之予則但問
極而已盖　上意以重喪自處故用問極字是日兩司
繼論如玉堂議明日舍人率六曹即官承文院判校率
各司以下監察率六品官皆上疏爭之兩司玉堂日三
四啓有　旨令禮官更議而大臣禮官猶持前議明日

是夢六白當成服余謂同僚曰事急矣若今日不得請則後雖欲追改無及當徹夜論　啓不可退同僚從之時寒甚余與同僚坐空廊以毛氈擁之禦寒達曉爭之至鷄鳴乃　允乃出少慰路邊人家坐睡天已明矣遂為三年服時盧蘇齋為右相主期議數日後余往謁公於私邸問主意云何蘇齋不答但顰蹙曰吾嘗在家見吾親為祖父母行三年喪吾心以為聖人何為作此制耶蓋言其三年喪恐傷於　聖體而云然

烏嶺築城

壬辰之變　朝廷遣邊璣守烏嶺申砬至忠州召璣棄嶺不守賊恐嶺路有伏徘徊數日再三探候審知無人

然後乃過李提督見烏嶺嘆曰如此天險棄而與賊申總兵真不知兵者也余癸巳往來南中更見形勢力欲設關而使兩邊設伏則可以禦賊恨郡邑蕩然無人無可辦此有忠州人辛忠元者前為義兵要截賊兵於烏嶺多斬獲以軍功為守門將詳知一嶺道路請往余白遣之給空名帖數十使之募人築之遂於鷹巖嚴設城建門樓招集流民屯田於犍川鏖項水回抱安寶以通道路忠元所募多公私賤官吏及其主失奴者造謗籍籍忠元亦不無汎濫之事竟以此得罪拿致禁府受刑百餘次遇赦不得解竟丁酉歲倭再動不由烏嶺全羅忠清道避亂之民往依忠元者充滿山中人以為設城之功語云

了官事者突之本嗚呼豈獨忠元哉

倭善守城

倭非徒善野戰尤善於守城其築城也重重疊疊一重雖不守而又有一重城內多委巷曲逕使人不知所之左右鑿穴安大小砲與中原及我國城制絕異故攻之極難其在平壤外守本城而於內別築城數處一在七星門內西邊攩高阜一在大同門內毀風月樓而為之運浮碧樓青雲橋石築之又於牧丹峯為土窟百餘賊守之李提督兵至城下攻七星普通門以火箭射入城中煙氣簇天火箭所墮皆火起林木上亦箭攢如蝟毛有中者連衣甲燒盡賊遂不支退入內城　天兵入自七星門我軍入自含毬門至內城下銃丸亂發士卒多傷日暮提督揮其軍退又攻牧丹峯土窟亦不利提督知堅不可攻撤圍開走路其夜賊從大同江乘冰遁去

記倭陣法

黃山察訪李善慶故相陽元之子也自言壬辰之憂從軍久熟見倭陣之法每戰分作五陣最先一陣當敵則後二陣為左右翼繞出敵後左右翼又遇敵相持則最後二陣又作二奇兵翊之敵兵無不奔潰是一正而四奇也又用旗只三一曰長蛇旗其狀狹而長舉則軍以長蛇行二曰鵝翼旗其狀如扇或攏或張張則軍左右成列如鵝翼而前三曰燭籠旗其狀如燭籠舉則軍四

面合圖云

火箭

史書曰火箭之用於軍中久矣但以綱目分註考之則古之火箭非今之火箭也蓋古之所謂火箭者以矢端懸盛油小瓢射敵陣及樓櫓可引火之處矢著於其上而瓢破發油縱以火燒鐵鏃射其處因以起火其制未免於踈矣我國平時有火箭名曰神機箭但用以報宴不善於焚燒其用不甚開惟於水戰以此射賊舡蓬上亦能起火然不甚用之壬辰之変　天兵攻破平壤倭賊專用大砲火箭其制與我國神機箭相類但其箭翰甚長去鏃二三寸結藥置用而左右附結小明次所落之處火焰迸發烟氣蔽空賊不能闌目其制勝之妙不下於諸炮

子母砲

按此制與我國飛擊震天雷相近震天雷最好夜驚賊營壬辰倭賊八擄慶州城兵使朴晉率軍攻之敗還翌日夜用震天雷於城外二里餘賊初聞砲聲起驚惶莫測忽有物大如鐵釜飛墜於賊將所在容舍庭中賊衆皆會以火燭之更相推轉俄而炮發聲震天地賊中死者三十餘其未中者亦皆驚仆失魂明朝遂率軍空城而走慶州遂復是一炮之力賢於數千師矣但其斤重難運倉卒原野之中用亦非宜令於紀効新書得子母

炮其制與震天雷相類而頗簡省易致蓋其母炮子炮皆藏震天雷三四分之二三若秉夜襲賊營密遣勇力之士多持此炮從四面亂放如飛電散落於賊陣所觸盡死傷賊必洶駭因以乘之蔑不勝矣紀效新書所謂用之驚營或夜間放入賊墨少停于賊墨中銃發無制之兵烏合之衆奮氣之惡勢必驚惶我得乘之此器最妙誠哉是言至於我軍城守或擾山城賊從外來圍夜間用之亦可驚散因使精卒翼而射之尤好但新書所載本信之制不可號令以 天兵遺下子炮觀之用藥線自內垂下一端於外使之燃火若燃早則在母炮炸裂燃遲則在空中閃風而滅黑夜中心手忙慌點火發放似難適宜今更以我國震天雷之制參商增損使子砲腹稍大而中置斜刻木信以火線纏之至底而拖出少 籠以竹筒令與瓶藥相擊外口用鐵葉閉之中穿小穴以通火線於外而鐵葉外用土堅實之至砲口而止其外以紙糊之預為藏藥多多為善臨時用之無窮制勝之具無過於此覽者詳之

記丁酉事

丁酉賊再動兩湖尾解九月賊逼京圻界余承 命出巡江面令京圻方防禦使柳濂督率安城竹山陽城龍仁陽智振威等軍守陽城無限山城別將趙擬帥水原南陽金浦陽川通津富平坡平軍守禿城左 防禦使邊應星

以驢州利川楊根等軍守婆娑城曰往來沁江一帶警備淺灘各責軍令狀少有失誤當以軍法從事尋三申勅安城郡守柳夢鯨以事召至婆娑余令還守無限囉於階上余勉諭曰第往謹守城敢後一步出城者斬夢鯨曰不敢遂去既而賊從稷山散漫原野炮焰四合炮聲相聞柳瀛從城上望見幟甚出所乘白馬以墨黑其毛士卒知瀛有逃意皆心動有把摠紊其者告瀛家有老母願暫去藏母而還瀛許之紊既出而逃時都元帥權慄自慶尚道奔還到竹山撥召瀛瀛初辭以守城不敢往權慄怒又召之瀛欲去陽智縣令申榮為言令公既受當道體察使令守城令擅離城後必有悔瀛不聽既出城諸邑軍皆潰權慄既召瀛聞賊已過鎮川倉皇由竹山趍驢州曰八都城詰　閾肅拜即引對問策慄曰臣意　車駕不宜遽還都　上曰卿言是予意亦然由當時諸臣勸予耳柳瀛既出無所歸又恐得罪夜半抵兗城托以同守求入趙撥不肯開門登城大言曰防禦使棄城來乃奔敗之將不可入瀛堅欲入撥令守城軍射之瀛計窮遂變服而逃兗城斥候將金嶸探賊過無限城見城空軍粮數千石在恐餌賊悉焚之數日賊兵自退余又承　命出行諸城查覈諸將功罪狀　啓柳瀛以主將棄城先逃柳夢鯨既為前營將自當糾率所部兵為禦賊計乃同瀛出城散軍竄伏龍仁縣令林忠

幹當率軍八城失期不至皆犯軍令當誅忠幹聞之亦逃夢經先下義禁府下諸道捕獲忠幹數月獲於黃海平安界三人皆斬於西郊把摠秦某先已逃余令郡邑密捕得之十二月余從 天兵南下至廣州遣軍官登斬於陽城徇示諸軍

記蓄儲為軍粮仍救飢民法

隋義倉之制令民每秋家出粟麥各一石以下貧富為差儲之當社委社司檢校以備凶年胡致堂言賑飢莫要乎近其人隋義倉取於民不厚而置倉于當社饑民之得食其庶幾乎必欲有備無患當以隋為法因憶乙未丙申間余為體察使於京畿等道東伍鍊兵徵戚氏紀效新書法十二人為一隊以隣近團束又欲備軍粮試令每隊擇閑曠水田十二人共治十斗之地先行於水原秋得租八百餘石儲之禾城又欲令每隊秋出稻粟麥各十斗以下儲於其村委隊長檢察逐年加儲貧民之額食者許糶而略取其息有事則以備水旱數年之後村村有畜積可應不時之需與義倉之制相近事不果行而余去位

記戊戌事

科道官主事丁應泰勃奏經理楊鎬喪師蔚山不以實聞及他誣罔誤事二十餘罪本國聞之即遣崔天健上本伸辨憲府 啓當再遣時任大臣以重其事意在余

上命左相李元翼往丁應泰到定州始聞李繼往怒又効本國符同楊經理共為欺蔽且誣引倭犯遼語甚誣焉事秘不宣九月二十三日　上始聞之震怒不視事諭大臣禀決庶政於東宮朝廷遑遑時左揆赴京右揆李明甫從劉提督在順天獨余在政府遂率二品以上伏閤請視事　不允且欲　駕幸平山溫井避應泰命司僕寺立馬群臣左恐失措翌日會百僚力爭　不報會邢軍門差人詣　闕言南軍之糧即發風力科道四五員催運糧餉政院　啓禀　上不答差人立催日晩方承　命吏曹判書洪進持官案詣余前問誰當去者點案倉率得曲輸金鑑國孰義黃迂喆兵曹正郎尹

宏未得其一指持平宋錫慶曰此可否既而曰持平李爾瞻有幹才遂以四人名　啓之報軍門時爾瞻在班即獨　啓辨誣事急當即日遣時任大臣陳奏而同僚意異請遞其職仍還家待　命不發行尹宏疏繼入與爾瞻　啓同而語侵余尤峻　上是其說且教曰爭是非之筵諫不可出留爾瞻代以宋錫慶二十五日余與百官呈文於徐科道衙門二十六日又呈於軍門時　上猶不視事百官奔走呈文於諸衙門余是日還家待罪

養生戒

惟人之生以糈米之身受丘山之寄腸胃前煎於五味精

氣昏於六塵淄緇渾濁之氣填於中而清明純潔之真喪其真或致夭折豈不大哀乎余受氣甚薄而疾病風纏賦質至弱而寒暑易毒苟不保養之至調護之深節飲食而和平其五臟寥寥啻慾而培植其真氣則其為患必有所不測者昔惠君問扈丁而得養生之術蘇氏見吳子而達和安之妙吾非有慕於此只欲養心以養生而已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嗚呼盡之矣

記連蓂瓜

余今年居河上閑無所事直齋之東有隙地縱橫僅半畝春至課一奴治之為圃種菜數十畦三四月旦旦隣人之菜皆未成獨余菜種早而根深培壅勤故蔓遠而花盛一日小婢告曰園中有雙莖菜同蔕是何祥也余曰木有連理麥有兩歧皆和氣所感此何獨不然且菜性善分故古人謂之菜分今二菜同蔕其分者復合而為一乎昔申企齋退居驪江得此異為之作說以記之小子志之

跋

跋蘭雪軒集

余友許羨叔有曠世奇才不幸早亡余賭其遺文未嘗不擊節嘆賞一日羨叔弟端甫携其亡姊所著蘭雪軒藁者見示余駭而曰異哉非婦人語何許氏之門多奇才也余於詩學懵也姑即其所見而評之立言造意如

空花水月瑩澈玲瓏不可把玩鏗鏘則珩璜相觸也挺峭則嵩華競秀也秋菓擢水也春雲靄空也高處出漢魏其餘步驟李盛唐至其感物興懷憂時閔俗往往有烈士風無一點世間葷血栢舟東征不得專美於前矣余謂端甫歸且收拾向所寶藏之備一家言勿使無傳焉可也萬曆庚寅仲冬西厓書于漢陽之寓舍

盧蘇齋自銘跋

萬曆庚寅四月戊寅前議政府領議政暗室盧先生卒于漢城東門之寓舍子姪以其喪歸卜得是年七月丙午葬于尚州坐向之原先壠之側從治命也先生年二十九登第既而流海島十九年而還晚被知遇在相位前後十四年病居西樞者又一年坐徼譴去位遂卒先生嘗自為銘沒後得之巾衍中始終備矣不敢更贅以他辭謹刻諸墓表之陰而略敘其槩于左俾來者有考焉大匡輔國崇祿大夫議政府領議政無領　經筵弘文館藝文館春秋館觀象監事豐原府院君柳成龍謹跋

書宋子感興詩卷後

隆慶戊辰先君子出牧清州余往來省覲目印是編而來今年偶得於篋中思往日事僅如隔晨而屈指歲月已十八年其間人事變遷悲歡各異孤露餘生感物興懷者多矣乙酉初秋識

銘

無題

先憂而憂未得其道後樂而樂未有其期耿耿者心悠悠者時廊廟也江湖也亦咸暮之天地搔白首乃何為

祭文

祭李公直　敬中文

嗚呼公直冥至於斯耶將運氣之捋剥而天莫之遺耶抑脩短之有數而神不能扶持耶而群昏之交汨清明者萎耶豈世道之蹇阨杭慨者隳耶何驩步之未展奄一卧而長辭嗚呼公直而至於斯昭昭者心莫能昧之惓惓者忠莫我渝之閭閻者正莫敢撓之當風雨之震蕩視險途其如夷善有恃而自厲亏邪有憚而難為推平日之所存可扶顛而持危引千斤於一髮猶以君而為期忽凶計之遠面趣吾黨之喪悲嗚呼惟君知已非我其誰迹君懿行左右俱宜盂其篤於孝友信於朋輩而當事盡心又不能說隨俯仰而無虧年綫踰於不惑位不登於崇資二豎困苦於客枕旅櫬漂汨於天涯此下闕嗚呼親朋凋落於海內殄瘁寔傷於周詩壯風蕭蕭霜雪載途遠單森薄奠永訣於茲君其知耶其不知耶嗚呼哀哉

祭金文卿　箕報文

蹁躚仙鶴来報精神流水高山獨詣無倫鷄黍之約煙

霞之親一朝失難復寧忍沾巾

祭攀童仲好文文

人有千歲之憂公無一日之戚星山嵗嵗其下有屋週
興則歌得酒則樂浮雲去來寧累心曲瀝世恬真應享
瞬期一疾觀化非命伊誰邦隣失依士林相悲雲鄉悠
漠鶴馭難追詩筒冷落翠月生悲辭香漬綿情莫究辭
有淚徹泉君知不知

祭柳誼文

歲壬寅月日三從兄尊士人柳成龍聞柳君以翌日壬
寅將歸寧念病未往會謎曰宗姪柳潤宗之歸略備米
麪香燭使置之祖載之筵而告以一言嗚呼君乎何以
至此喪門多釁衆族當禀鮮少群從兄弟零落殆盡舉目無
親所恃惟君耳往年余逢天降割哭哭在疚形影相吊
不有親戚誰相顧護惟君不憚數十里之遠往來經紀
終始不替親持饘粥鞠泣相勸勉以無死情動傍人豈
料今日余猶未死而君遽至此耶嗚呼在禮有殯聞遠
兄弟之喪雖總必往盖以骨肉之義所不能已況余於
君情亦何限惟是苫堀餘喘危病纏骨未雪載路匍匐
無由只說宗姪付致薄奠一語無寄憑此永訣君如有
知庶諒哀誠

祭徐克夫文

嗚呼余於前年秋末聞君罷官歸洪川路遠人稀未得

以一書相問恒切耿耿其後有楊根姜姓人來過忽聞
君於十一月初七日以病不起驚踊失聲且慟且恕莫
知其故即欲馳人往吊遺孤無問君喪葬諸事而貧病
苟活無復寸力遷延未果仍至改歲平生情義歸地盡
矣嗚呼海內知舊零落殆盡昔人所悲況於君乙此恨
何極君於丁酉歲出守春川薄酒三杯草草以別戊戌
之冬我被譴南來雖書尺往來而一面無由庚子余以
事在都下其還路出鎮川時君在清州去鎮數十里相
遇之便似或天借而又成乖違此後地角天涯音信亦
難相續況於相見耶前年夏君以所草開東錄見寄求
拙語為跋余置在案上每於暇日披閱如與君相對於

几席之間極慰離索之懷跋亦已成方討歸便欲寄而
未及君何不少待而遽至此耶嗚呼慟哉余自數年來
衰病日深理難久長而踽踽人間四無相知其亦何樂
於斯世也不久當相從於地下以敘此懷耳今日兒子
入都代致薄奠無齎此語使之一讀靈筵君其知耶不
知耶嗚呼哀哉

祭鄭藥圃文

嗚呼喬木之摧故國失依耆老之亡多士興悲公今不
淑若喪蓍龜音容已遠典形莫追若余無似早遊下風
扈 駕西塞夷險豈是同周旋廊廟久為已容契分之深
終始如一聞公即遠義當匍匐門窮山荒病難出薄奠

代爵詎盡喪曲嗚呼哀哉

祭猶子祿文

嗚呼哀哉兄亡而汝存宗祀之托在汝汝何不顧邪七十嫡親在堂待汝為養汝何不恤邪我老而汝壯老者當先壯者當後汝何先我而去邪吾門無祿奇禍所鍾數年之間三喪在家天乎鬼乎理耶數耶吾不可知豈吾之積惡而致之耶籲嗚無從夫復何言汝雖未學性稟寖慧臨死之時改過之善尤人之所難及亦可藉手而歸見花先人矣脩短不齊命也奈何屬以病劇未能親視祖載使小兒往酹一酌無告此辭從此永訣汝其知耶嗚呼痛哉

西厓先生別集卷之四